最后的名士（中）

◯ 余昌民

春之盎然逐渐褪去的时候，忽然收到沈校长寄来的新著《浮生三记》，有一页附函昭告每一位团友：

书中有近照一张，是那天游日月潭时，余昌民先生照的，承他特地寄来。余兄不但棋艺高超，摄影技术也是一流，照出当日心情，选用于此书，也是当日畅游的一番纪念。

我心中一喜，又见沈校长给我手书的几行字：

谢谢您的信和照片，已经收到我的书里了。6月28日我要到广州开会，住在白天鹅宾馆，是否可来一叙，给我一个“报仇”的机会！

眼看又要在广州与沈校长重逢，我欣喜异常。这次的“复仇之局”将会怎样，我根本未放在心上，倒是感觉到沈校长朗笑的背后似乎有一点介怀。我想，不甘心接受全盛时期已成过去，也是人之常情罢。不过沈校长除了盛名之下其情依依，确实还有好胜的天性，你看他受让陈九段战而胜之，已经洋洋得意了20年，像一个顽皮的大孩子。还有一段趣事也是很好的例证：1982年他和“亚洲羚羊”纪政坐在雅典奥林匹克运动场看地中海的落日，突然兴来，怂恿纪政脱了高跟鞋，与他在刺脚的赛道上“一起慢慢跑”，他狡猾地过了90米后猛地加速，不料对手醒悟了过来，终究没让他成就“跑赢了七项世界纪录创造者”的美名。若不是这样，沈公子又要多了恣肆汪洋的本钱。

我细细读了《浮生三记》，它对我的触动写在了给沈校长的信里：

寄赠的大作《浮生三记》我一口气读完，竟沉浸在尊敬之情和求道的心境之中，从书中的各类文章可以领略校长的娓娓而谈的文采和高华散朗的人生，前者是我向来所喜爱的，而后者对我的触动意外之大，以至影响到我今后的生活态度，真可谓受益匪浅。

一九四六年出生的我迄今走过的路在大陆来说算是幸运的，眼下社会进入机会涌动和讲究功利的阶段，我也倏忽到了对自己所欲得到的和不愿失去的进行关键清算的时候，在这时读到一位长者充满韵味的、本色的生存方式，说有得到点化的感觉毫不为过。

我如约去了广州，住进白天鹅宾馆。晚饭后最重要的事就是摆出棋盘棋子，灯下手谈。我作为晚生这一局仍然执黑，可是不知怎么心想尝试不按常规行棋，起手便在中心连下了四子方阵。我笑着解释，这是借他人之道，治同好之身，非不敬也，我在网上与韩国棋迷对局，胜率不低呢。沈校长是科学家，当然欢迎新思维，可我这下下玩玩的心态和布下的四方阵却像一张无形的网，他的步调有些发乱，左冲右突，形势已非了。看看时候不早，我便提议终局，沈校长一边收棋子，一边念道回头一定要向祖德九段请教破解这四方魔阵的良方。

次日我驾车陪沈校长重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当年他在大陆的母校，我伴着他在古老建筑物旁缓缓移步，听他随时跳出来的回忆。沈校长原本还有飞往杭州的计划，看以他父亲名义捐建的学校落成，可是因酷暑难捱只得取消。而我，已被张宗子的《陶庵梦忆》和余澹心的《板桥杂记》搅得对江南古韵心醉神迷，长久以来，一直把造访杭州作为保留节目，本想这次有幸和沈校长一同前往，一路也有照拂，却很可惜没能成行。我把他和同行者送到了白云机场。

我送给沈校长放大的照片和一本胡晓明的《江南文化札记》；沈校长带来为我写的两幅字，一幅是老子语录，另一幅是他晚年的座右铭：“做我所能，爱我所做。” 这年年底我寄给他的贺卡上写的是：胸列方阵圆阵，情醉白棋黑棋。

2003年4月，沈校长复我一函，写到他的现代化隐居生活：

新竹清华是台湾的桃花源，我自病后，即幽居于此桃花源，鲜与外界来往，但拜现代资讯（信息）科技之赐，虽鸡犬不相闻，尚既知魏晋，更晓有汉。不过过去所谓人脉，久病故人稀，来往少多了……尚不知最近是否有大陆行，若在广州深圳一带，当先告知，以求一晤。

2004年春节，收到我的贺卡及江南水乡邮票，沈校长亦寄来一张校园风景，这样写着：

新书《浮生后记》已竣工，月内即可出版；《浮生散记》亦在筹写中。棋力维持下降后水平，以后或可与兄书叙，与大嫂手谈，可以一战也！（附言：这是新竹清华园，你曾来此一游。）

这里与棋有关的信息有两点：一是我所领教的棋力不代表他的真实实力；二是宁可同我聊别的，棋嘛有机会同夫人下下，那还是不在话下！

这一天很快就到了。6月底在西安举办第四届中国华山围棋大会，沈校长是主要的组织者，他提出这次出门想到深圳看看，在“两岸三地”的精心策划之下，于是便有了前面所述的由香港折道深圳作一日逗留的一幕。

深圳这座不起眼的边关冷镇已经崛起为现代海滨城市，沈校长多年来为两岸关系奔走，到这里走走自然是他心中的夙愿。到恒丰国际大酒店安顿、午膳，休息了片刻，便依计划去市区巡游，在滨海道上还没驶出南山区，沈校长便真的“兴尽而归”了——他不能太累，惦念着礼节性的晚宴，还有晚宴后的一盘棋。

民营企业家卢培做东、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关志成（我的同学，沈校长的相识）在座，晚宴丰盛，话题纵横。回客房的路上，沈校长拄着手杖慢慢移动，嘴里催着我和妻子：“快快，我们还有一盘棋！”

落座以后，沈校长执意要同雅华对决，他狡黠地笑着，显然要以悬念不大的胜局拉近我们两方的战绩。要以“下降后的水平”不出意外地战胜眼前的女流，沈校长弈得相当认真，雅华则直线进取，含蓄不足，终于不敌对手的老刀，败下阵来，倒落得个皆大欢喜。

在旅途中绕道，或为观光，或为访旧，对于常人乃是轻松的快事，可是一位古稀老人，孤身拖着偏瘫的身躯，冒着随时可能疏于呵护的风险，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季札挂剑的信诺？是城市奇迹的诱惑？还是胜负之心的驱使？令我由衷起敬的，是沈校长身上透散出的心境的达观和生命的强旺，超越所有凡俗的概念之上。

沈校长拿出刚刚出版的《浮生后记：一而不统》，题下“昌民兄留念”的字样。我捧着这本大著，和他漫然聊着，听他像恣意的溪水时而拍打峭石，时而滤过砂砾，又不时拨弄一下岸边的花草。我当时不可能像后来那样围绕这本书浮想联翩，更不会泛起打开一间间密室的欣悦。有什么办法呢？当我倾听作者在书中思考，回味和传达某种情愫的时候，那洋溢着欢乐的智者的背影却一晃一晃地远去了……

登机之前的空当我们驱车访问了关院长和他的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之后关院长为我们导引了一段通往机场的路。时间每一步都踩得很准，沈校长笑赞道：“完美的收官（围棋最后的收束阶段）！”

我提起有意参加下一届炎黄杯围棋比赛，他应声说道：“那还不好办，我一句话就行了！”